

叢林歲月

二月的時候，一對蛇鷹在島嶼南端的珊瑚礁森林中營造了一個窩巢。這個鷹巢築在斜生於珊瑚礁崖壁邊緣的茄冬大樹上，自崖底騰空約二十五公尺高，巢上方有巨傘般的茄冬枝葉掩護，巢下則有茂密的附生蕨類牢牢將巢托住，無論以防禦天敵或美觀的角度而言，巢位皆可稱做完美。一位博士班研究生在茫茫樹海中找到了這個巢，三月裡在巢樹對面的崖頂搭了掩蔽帳進行蛇鷹繁殖記錄。

這個研究猛禽繁殖的掩蔽帳，就搭設在我的昆蟲研究樣區裡，在千餘公頃的熱帶叢林之中，萍水相逢的我們相互支援與分享彼此的研究過程。掩蔽帳搭起後的三個月裡，我有幾次爬進帳內觀看成長中的小蛇鷹，我每探牠一回，牠的外貌都有明顯的變化，先時如一團白絨球，接著雙翼出現黑色斑紋，再來便撐起了修長的雙腿。而在雙親一趟蛇、一趟蜈蚣的餵養下，雛鷹體型「很快」便已近雙親大小，全身羽色也蛻變為黑褐，只有大眼睛還閃亮著天真與懵懂。牠已強壯到看似可以離巢，研究人員必須抓緊這時機進行繫放工作，早了牠還太稚嫩難以承受繫放追蹤所加諸於身上的各種器材，晚了牠就將離巢而去難以捕捉與辨識。

繫放雛鷹是爲了在牠離巢後繼續追蹤研究。七月的一個午後，叢林中炎熱無風，蟬鳴如潮，我們在崖頂掩蔽帳中揮汗觀察鷹巢狀況，待親鳥離開後即下到谷底，進行雛鷹的繫放工作。這位研究生上樹捉雛鷹的方法是利用爬樹器，他先以彈弓搭鉛石將釣魚線射向標的枝幹，再引較強韌的登山繩索攀爬，一切都似順利，他靠著幾條繩索、扣環及強健臂力，騰空上升到鷹巢的高度，但他卻在這時說繩索穿越枝條的位置不對，上樹可能會踢翻鷹巢，最後只好空手下降。這一刻我不禁失笑，不是笑他，而是望見巢中雛鷹正好奇的看著他，不知何以眼前升起一個龐然大物，然後又莫名的降了下去！

經過這番折騰，我們已來不及在天暗之前完成複雜的繫放程序，只好改日再來。微風入林，谷底終於有了些許清爽，騷蟬澎湃的鳴聲使得叢林彷彿在旋轉，兩人無聲的收拾著攤了一地的器材，身旁忽然響起動物踏草穿葉的聲音，一隻梅花鹿走入谷中，

無斜的大眼睛與我對望了片刻，才又從容踏步而去，留下相視而笑的兩個人。這足以將人熱到中暑的林子，總是處處充滿驚喜，早上我在樣區做調查時，就巧遇黑點大白斑蝶羽化的美麗畫面，使人一整天都充滿好心情，即使腳上被林投銳刺劃了一道長長的滲血傷口也不以為意。走回車邊時圓月已低掛草原上，天地一片柔美，滿身汗味的兩個人安靜的看了會兒月亮。

隔天我們又回到崖底，並請了一位有五十年山林經驗的當地阿伯協助，以面對上樹時可能遭遇的困難。研究生又開始以彈弓將鉛石射出，但由於這次標的枝幹後方滿布細枝，鉛石總被纏住，在不斷射弓二個小時之後，鉛石終於脫逃不知去向，阿伯見狀不慌不忙拾來一塊小石子，以歲月培養的技巧略做打磨後綁上釣魚線，研究生又繼續射弓。也許是巧合，但更可能是石塊較重的緣故，這石塊一出弓便達成任務，穿過重重橫枝順利落地。

天熱無風，研究生以爬樹器往上懸升時，全身已如落水般汗濕。他緩慢的向上攀，一度乏力而吊棲於空中，但最終他上到樹冠層，並吃力的攀上了茄冬大樹。當他要上樹時，我注視著巢中那隻雛鷹，牠略為不安的踱步，我緊張的是，牠會不會在這時點上振翅而去？因為這樣的悲壯情節這個夏天已經發生過二次。所幸研究人員終於到達完美鷹巢邊，順利捕住雛鷹並以背包將鳥兒垂送至地面。我和阿伯在地上先安置了雛鷹，他則在樹上做了確保後行走於橫枝之上，進行鷹巢的基礎資料測量。身為昔日獵人的阿伯看著手中雛鷹笑說：「這麼安全的巢，小鳥還捉得下來，他大概是蛇鷹最大的天敵。」現代的研究人員借助科學裝備，某些時候似乎顯得比老練的獵人更有「本事」，不過若沒有阿伯找來的那顆小石子，研究人員有再大的本事可能也無法順利登上這棵巢樹。

「我好像有懼高症。」樹上的人說。這應該是笑話吧！這兩年來，這位蛇鷹天敵到底爬了多少大樹？恐怕連他自己都不復記憶，此刻竟忽然有懼高症？然而，他要離開大樹下降時的確出了問題，他枯坐在樹幹邊緣良久而無法移動。蟬鳴鳥唱在膨脹的空氣中迴盪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我以攝影機拉近看愁坐樹上的人，心中頓時百般滋味翻湧。在過去的兩年，我們在這偌大叢林中各自走著崎嶇的研究之路，記得剛入林

進行調查時，我面對叢林的一切幾乎亂了方寸，擬好的研究方法在這珊瑚礁岩林立又四處藤蔓阻路的土地上，完全無法發揮，還好不久便遇見這位尋找鷹巢的同學，研究區域完全相同的巧合使得初步的調查有了工作伙伴。

第一次相約入林調查，是一個晴朗的四月天，在林中尋覓半日之後，竟然大雨傾盆，我們在珊瑚礁凹壁裡避雨良久，唯恐耽擱行程，伙伴就地取了芭蕉葉當傘遮雨，一人頂著一把芭蕉傘走在林中，雨滴在或大或小或厚或薄的各式枝葉上敲出各種音符，看著閃亮的綠意裡他童話般的背影，我一身疲累頓成笑意，而這個畫面，後來也成為我腦海長存的圖像。然而當時見他似無方向的領路，我不禁問這樣走會不會迷路？他說：「不會，因為這裡沒有路。」所幸林外有海濤聲，調查結束後我們只要往海的方向走，就會抵達海岸公路。

後來有一天在山坡上疾行，我因忽略了枯木不可借力的原則，與拉斷的枯木一同跌落山坡，扭傷了腳踝而疼痛無法再行走，於是原地等他繼續前行完成工作，在一個多小時的等待過程中，我深深體味了野生動物受傷後可能面對的慘況－我被蚊群大舉攻擊，即使動用香茅膏防護也抵擋不住野地群蚊嗜血的飢渴．．．不過，被群蚊攻擊還是比被群蜂攻擊幸運得多，有一回他撞上蜂巢，面對傾巢而出的蜂群來不及脫逃，只好伏在草叢底靠背包護身，雖然當時蜂群對他的背包顯得比對他更具敵意，但他也在草叢底趴伏了很久才等到機會狼狽逃離。

他研究鳥類我研究昆蟲，雖然研究地區相同，研究對象的生存環境與研究方法卻不同，有別於他在鳥類繁殖季的巢樹尋找，我需要設立許多長期監測的樣點，而在樹叢與藤蔓交織的叢林裡，多虧熟悉叢林的他襄助，研究樣點的設置才能順利。不同的研究也面對著不同的難題，我必須不問陰晴的按時持續調查，他則每年得重新探索蛇鷹營巢的位置，在寸寸搜尋間不免有不大不小的意外，一天我與研究志工在樣點進行調查，他忽然來電話說被變側異腹胡蜂攻擊，身上發冷無力，交待了所在的位置，囑咐我十分鐘後若未再接到他的電話就代為報警。但後來他幸運的回復了體力，又繼續獨自在林中工作。又有一回，我結束調查工作之前接到他的話電，說是一早從山頂走到山腰，可能有些中暑而無體力再走回山頂，請我調查結束後載他一程，我到達相約

地點時他已坐等許久。山坡上暮色深濃，弦月初上山崗，滿天紅霞自海上漫向山邊，南風送來海的氣息，我在天地大美之前展臂深吸一口氣，望著熟悉的叢林，胸中滿溢一種難言的安祥滿足。

谷中依舊無風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他仍然卡在樹上。我望著這一向神勇的研究伙伴，有點感動的拿起相機按下快門，快門聲驚動了在樹上沈默許久的人，他說：「這麼丟臉妳還拍。」我卻以為我拍攝的畫面是「勇氣」，能面對甚至克服恐懼就是勇敢不是嗎？我和經常協助他的阿伯都相信他最後一定會克服恐懼完成工作，所以也未說任何安慰的話語，只是靜靜的等待著。

「我等一下可不可以不要再上來了？」等他下樹完成雛鷹的繫放工作後，他還得再上樹一次，把鳥兒送回窩巢。

「好。」我和阿伯同時回答。

他還是沒有離開那棵樹。那棵樹與他以往攀爬的樹的確有些不同，除了樹高還加上峽谷崖壁的高度，地勢使然，升降都得懸空。這種研究，的確挑戰高難度，我曾因叢林調查的困難想放棄自己的研究，但見他面對的難度更高於我，於是苦撐過那段最初的叢林研究過程。我也需要攀上樹冠層，因為我研究的昆蟲大部分住在那兒，但由於這昆蟲吃的食草較常攀附於四公尺高左右的樹上，所以我可以架設梯子或較輕鬆的爬樹，不過要找到這稀有昆蟲的棲所並不容易，且一旦開始便必須定期調查不能中斷。每當秋冬季節到來，研究蛇鵡繁殖生態的伙伴便可以較少出入叢林，我卻仍得依不同的研究設計，每旬一次、每週一次，甚至每三天一次持續調查工作，當東北風吹得樹冠如浪翻騰，攀在樹上的我也隨樹搖晃時，我終於明白野地調查工作無論是挑戰高難度或耐力，都考驗著研究者的堅持度。

叢林去來，四季無休，風大時雙眼會被吹出往空中飛散的淚水，無風時群蚊會殷勤將人圍繞甚至闖入防蚊頭罩；天剛破曉時刻容易看見蝴蝶的羽化，日出的時候猴群會在崖頂沐浴朝陽，午後畫眉鳥愛在灌叢上歌唱，傍晚時分烏頭翁已經找好入夢的眠床；趕路時要留意別踢翻了常假裝是一塊石頭的食蛇龜，站在林投樹上要注意腳下有無龜殼花經過，鑽入密林裡要小心別一頭撞上帶刺的樹；而架在叢林裡的鋁梯竟然全

被偷去時得改立沒人要偷的竹梯．．．日子久了便發覺自己漸漸熟悉了叢林的韻律，後來又發現覺，也許是叢林中有太多吸引人或需要你全神貫注的事物，紅塵俗憂總被擋在叢林之外，艱難的調查工作成了生活中情緒最大的出口。但再熟悉自己的研究環境，仍會發生如今日巢樹上的意外插曲。

他終於下樹。降落後三人快速量測雛鷹所有的資料，並為牠繫上腳環、套上翼標，又讓牠背妥無線電追蹤器，一切程序完成後，他將雛鷹背在身上，再一次攀繩上樹，彷彿之前因「懼高症」突然發作卡在樹上的情節未曾發生過，而且這次下降時他不再顯出恐懼。我明白他以後不會再有類似的恐懼，因為我也有相似的恐懼經驗，一旦克服之後，便已突破瓶頸。

「妳手臂怎麼被咬成這樣？」因為太熱，我捲起衣袖露出一截手臂，一天下來已被蚊子叮得腫疱成排，不過捉鷹的人臂上的蚊咬也很可觀，兩人比了一下，因為他面積比我大，對蚊子的貢獻也比我多。收拾好所有器材天色已暗，夏蟬終於靜歇，紡織娘開始為夜高歌，竹雞家族正匆匆趕路回家，織女星等不及天色全暗便點亮了星光，我一邊抓著手臂一邊走出叢林，有人問：「很癢嗎？」

是很癢。但我知道這紅癢的小丘疱明天就會淡去，而那林間的種種顏色、種種聲音、種種畫面、種種故事，會長留在心上，成為生命向前的能量。